



扫二维码，
关注新华每日电讯

《媳妇的美好时代》走红非洲之后



▲ 2018年7月，四达时代塞内加尔影视大篷车活动现场，非洲民众观看电影的场面。
四达时代供图

从中国来的数字电视，为非洲人民打开了了解世界的窗口。电视节目与当地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增加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在传播世界文化的同时，实现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很快，25个非洲国家的10112个村落将看上卫星电视，得到中方捐赠机顶盒的20万个非洲家庭将与中国一同感知世界

本报记者张漫子

如果你走进非洲一家菜市场，刚好你又是中国女性，当地人会热情地招呼你“嗨，豆豆！”或“mama doudou！”(mama是非洲对妇女的一种称谓，豆豆是指《媳妇的美好时代》的女主角毛豆豆)。

如果你在傍晚走进当地一户人家，你能看到戴花头巾的非洲妇女三层外三层围在电视机前大笑的场景，跟我们小时候坐着马扎看《上海滩》看《排球女将》时一个样。他们的大女儿把《杜拉拉升职记》的海报挂在镜子旁，“要学杜拉拉做一名独立的现代女性”。他们的小儿子爱看《西游记》，看到唐僧，他们会用中文叫“师父”。

如果你还能碰巧遇上当地一位配音男演员的父母，他们会非常自豪地说，“我的儿子是明星”，他用斯瓦希里语给中国的电视剧配音呢！”

这是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热播后，当地人民对中国、对中国人、对中国电视剧的印象一瞥。在坦桑尼亚，人们忘不了2012年为了收看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万人空巷的场景。

用习总书记2013年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的话说，《媳妇的美好时代》使坦桑尼亚观众了解到中国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中非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这部风靡整个非洲的电视剧马上勾起在座非洲官员的会心一笑和阵阵掌声。

1. 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

一般人很难想象非洲边远农村的孩子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南极时惊喜的神情。一般百姓没有电视机，即使送去机顶盒也交不起收视费。

《媳妇的美好时代》的女一号海清每每回忆起2011年春接受联合国邀请赴肯尼亚的经历，还一声叹息。“那是我第一次去贫民窟吧，挺震惊的。那是一对夫妻五个儿女的七口之家，一路走过去，路边有野猪。屋子是铁皮搭的地方，屋内没有亮光，家徒四壁，只能放下一张床。家与学校一墙之隔，五个儿女却有哥哥一人上过学。家里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没有书，他们无从了解外面的世界。”

的确，在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台曾经只有一个频道，电视信号质量不佳，覆盖率不高，节目内容匮乏，看电视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是件奢侈的事。或许因为贫穷，非洲好比总活跃在自然类纪录片中的那片“神秘之地”，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难题有时无法单纯依靠经济援助来解决。一些支援非洲数字电视建设的中国工程师刚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总会被问道，“你们北京什么样？比我们这儿大吗？”

海清因拍摄《红海行动》远赴摩洛哥的时候，看着途中一个个中国建设者，她的司机高兴地告诉她，“中国人给我们修建了铁路，让我们直通到麦加。”辨认出“毛豆豆”的乌干达姑娘说，中国来的工程师给我们接入了数字电视信号，频道越来越多，节目越来越好看，《花千骨》里的衣服太美了。

数字电视为非洲人民打开了了解世界的窗口。在数字电视信号通过中国的一家传媒集团四达时代进入非洲以后，非洲与中国变得触手可及，不再是上万公里的距离。

“如果不是《奋斗》，我还以为中国人会武术，都能像武侠小说里那样飞来飞去。”

“舌尖上的中国”超有看点，现在中国产的泡面都是我们好友聚餐的必备品。”

“从中国的电视剧里，我们对你们穿什么、吃什么、想什么，怎么找工作、交朋友，甚至吵架，通通都感兴趣。”

中非关系的根基在人民。普通民众更关注与自己日常生活相关的东西，中国影视剧中的细节会让观众觉得亲近而真实。通过这些叙事，非洲观众更加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及中国的经济发展，认识和感知中国，才能民心相通。

在《媳妇的美好时代》导演刘江看来，影视剧在讲述中国故事方面有着天然优势，是有效实现中非文化交流与沟通的艺术形式。“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家庭伦理的看法和人性都是类似的。当然，这部剧也在非洲塑造了中国人的形象，是拉近各国友谊的通行证。”

2. 那样的媳妇的婆婆我们这也有

2016年9月，上至71岁的老人，下至16岁的学生，数千名说着斯瓦希里语并热爱中国电视剧的非洲观众，像排队买东西一样，挤满了偌大的广场。

这是四达时代集团在坦桑尼亚三个城市举行“中国影视剧斯瓦希里语配音大赛”时的场景。当地的新闻部部长亲自上台鼓励他们，他们自己也觉得，“我们的命运不一样了”。

按照预先约定，前十名优胜者最终获得了到北京四达时代集团总部配音工作一年的机会。“自从国剧非洲走红以来，寻找更多本地语配音人才成为一项愈发重要的工作。”四达时代集团副总裁郭子琪说。

很快，第一批优胜者如愿抵达位于北京亦庄的四达时代集团总部。而更激动的莫过于他们的父母乡亲，他们奔走相告，“家里出了明星，跑到中国当配音演员去了！”

影视配音大赛进行时，坦桑尼亚青年艾伯拉罕还是大赛现场的摄像师。看着选手们为中国经典影视剧配音的出色表现，从小观看李小龙、成龙等中国功夫电影长大的他，被镜头里有有趣的“赛事”吸引，当场报名并上台参与了本次配音大赛。“感谢中国把好看的电视剧带到我们国家，还帮我们传承了民族语言，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艾伯拉罕最终进入十强，成为赴四达时代集团总部从事配音工作的一员。

这只是四达时代集团为中国影视剧走进非洲、走近非洲人民的一环。在对外交流中，语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用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话说，“如果用母语与一个人交谈，触动的是他的心灵。”中国影视剧被翻译为斯瓦希里语、豪萨语等当地语种后，大大增加了它们的落地率与吸引力，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

“那样的媳妇、那样的婆婆，在我们坦桑尼亚也有！”不仅坦桑尼亚的女性观众被吸引，在剧中为女主角配音的肯尼亚演员方迪·班戈说，婚姻与家庭这个共同主题，使坦桑尼亚观众跨越了文化差异，感受到一家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演员海清在看到斯瓦希里语版的毛豆豆之后欣喜地说，“生活虽然有国界，但婆媳问题无国界！”

2007年，四达时代在卢旺达成立了第一家公司，次年开始运营。截至目前，四达时代已在卢旺达、尼日利亚、几内亚、坦桑尼亚、肯尼亚、南非等30多个国家注册成立公司并开展运营。节目平台包括480余个频道，其中既有国际知名频道，非洲本地频道，也有CGTN、CCTV-4等中国主流媒体频道，还有四达时代自办的40多个频道，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为千万非洲家庭提供内容丰富、价格亲民的数字电视节目。而这些自办频道中，有7个是影视剧频道，“中国影视剧将现代中

国带到非洲家庭，让非洲观众能够每天了解中国，感受中国。”郭子琪说。

更让当地人高兴的是，四达时代的进军将非洲数字电视的初装费降到了10美元，月收视费仅2到5美元。要知道以前，看电视是奢侈的事，200美元的入网费再加50美元安装费，最低的节目套餐折合美元当时是47美元一个月，普通百姓只能远远地“听一听”。四达时代的到来令非洲1000多万户的寻常百姓家看上了高品质的数字电视，也令四达时代在非洲的营业厅前排起长队，站满了等待购买机顶盒、回家欢喜看电视的人们。

2012年十八大召开的那天，几个驻非使馆的电话打到四达时代总裁庞新星的手机上，“我们在电视机前正襟危坐，等待观看十八大呢。”这是第一次生活在非洲土地上的民众完整地观看党的代表大会的现场直播。

3. 我们还想看更多的电影

北京亦庄，四达时代集团总部译制配音中心，几名外籍配音演员正在给动画片《熊出没》、电视剧《冲上云霄》等中国影视作品做配音。一段时间以后，这些经过译制与后期制作的中国影视剧，将跨越半个地球，到达非洲，与1000多万个当地家庭见面。

“我们计划在肯尼亚800个村庄的公共区域安装投影电视和数字电视一体机，村民可以通过这些设备免费收看20套电视节目；还会向每个村庄的20户家庭赠送机顶盒、卫星电视接收器。万村通项目实施中，我们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但看到非洲民众打开电视之后的欣喜，觉得一切都值得。”正在肯尼亚实施“万村通”项目的四达时代肯尼亚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军旗说。

从中国来的数字电视，为非洲人民打开了了解世界的窗口。电视节目与当地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增加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在传播世界文化的同时，实现与当地文化的融合。

为了让更多的非洲百姓能通过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四达时代还创新性地开展“影视大篷车”活动，将电影放映车开进偏远的非洲农村和远郊，为非洲民众呈现一场家门口的视觉盛宴。

“影视大篷车”所到之处都是场场爆满，整个放映广场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骑上墙头，无论老人还是孩子，脸上都挂着好奇和欣喜。“四达时代赞比亚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廖兰芳说。

当大篷车驶入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北部的卡布韦，立刻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欢迎，孩子们光着脚追着大篷车奔跑，合着路演的音乐跳舞，整个村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超过1000人聚集在一起观看中国功夫影片《太极》和《猛龙过江》。一位叫穆斯塔布哈的13岁小男孩特地从周边的村子赶过来，说自己非常喜欢功夫电影，他不断地询问中国的放映队什么时候再来村里，“我们还想看更多的电影”。

在非的中国人感到，中非人民的心近了。当演员海清2018年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柏油马路多了起来，中国的建设队多了许多”，轻易被认出的“毛豆豆”被要求簇拥着合影，当地妇女要求说，“我喜欢你的发型，下次请带你的发型师一起来”；以前非洲的菜市场很难找到一棵中国的大白菜或大萝卜，别说想吃个芹菜、韭菜馅儿饺子什么的。如今在肯尼亚，中国蔬菜基本能全线供应。内罗毕甚至有一个专门供应很多种中国蔬菜的市场，名叫“City park”。

在中国人援建的蒙内(蒙巴萨至内罗毕)铁路路上，人们能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不远处高速公路旁的墙体广告上，中国企业的品牌标识一个接一个映入眼帘。

未来，中国支援非洲的数字电视业务还将进一步深入到非洲的广大农村地区。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中国提出的愿在未来3年同非方一起实施的“十大合作计划”正在进行当中。很快，25个非洲国家的10112个村落将看上卫星电视，得到中方捐赠机顶盒的20万个非洲家庭将与中国一同感知世界。

■非洲直通车

“同学们跟我读：我住在阳光小区……”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以北80公里的卢韦罗区珠穆朗玛学校，本土中文老师廖西·阿波罗正在给学生们上中文课。

阿波罗31岁，中等身材，相貌端正，身着一件基滕格(当地传统服饰)外套，温文尔雅。他一遍遍带领学生朗读课文、纠正发音，并用英语释意，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2008年，阿波罗作为中国政府奖学金获得者赴华留学，先后在南京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和大连外国语大学就读，学习国际贸易和汉语国际教育。2015年，阿波罗硕士毕业后回到乌干达，受聘为麦克雷雷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2017年2月，阿波罗来到珠穆朗玛学校教中文。除了教珠穆朗玛学校500多名学生学中文外，阿波罗还给附近的珠穆朗玛小学近200名学生上中文课。

史密斯·穆吉沙是阿波罗的学生，学习中文一年多，“阿波罗教中文，也教中文背后的中国文化”。“他教我们怎样正确使用筷子以及筷子文化，告诉我们尊重中国文化。”穆吉沙手拿一双竹筷，一边比划一边说。

安吉拉·奈伊瑞柯上初二，来自南苏丹。她对记者说，“阿波罗老师讲课很有趣，他用亲身经历向学生讲解乌干达语言和语言差异。”奈伊瑞柯想当一名工程师，“当我返回祖国南苏丹时，希望自己已到当地的中国公司工作”。

高二学生凡妮莎·卡维汪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律师，有一天能够在乌干达提供法律服务。“回到家里，我将阿波罗老师白天课堂上讲的中文说给妈妈听，希望她未来也能和我一起说流利的中文。”

作为学校唯一的中文老师，阿波罗每天课程安排都很满，有时要从上午8时多一直忙到晚上6时。“一个班通常60多个学生，为了让后排的学生看得清楚，我通常提前制作汉字卡片和条幅挂在教室里，便于学生学习。”

尽管学校条件简陋、学生缺少中文课本和辅助教材，阿波罗仍在努力地从事中文教学工作。麦克雷雷大学孔子学院也给了卢韦罗区的中文课堂许多支持，常邀请阿波罗和他的学生参加活动，有时还会将活动安排在珠穆朗玛学校举行。

阿波罗不仅在学校教中文，还把课堂搬上了电视台。每周五晚7时至7时30分，阿波罗用卢干达语主讲的中文教学节目在当地电视台播出。

阿波罗也因此成了当地名人，“有时走在商场或街上，会有人认出我，听到一句谢谢你教我们学说汉语，让我很知足。”

在他看来，中文教育应该深入到乌干达农村和偏远地区。在乌干达农村，有许多中国企业从事各种投资、经营活动。“这些企业需要和当地人打交道，也需要招揽大量当地人工作，在当地大力普及中文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大有可为。”

“传授中文知识，开拓学生们视野，拓宽他们未来就业渠道；传播中国文化，让更多的乌干达人了解中国，促进民间交往，这是我的职责所在。”阿波罗说。

谈到未来，阿波罗希望能到北京攻读博士学位。“梦想着以后能在乌干达开办一所自己的语言学校，培养更多的乌干达友谊传播者，桃李遍天下！”

(记者张改萍 新华社乌干达卢韦罗电)